



老师,母亲

□卧龙

那时候,洛阳师院还在安乐,杨老师正值中年。

杨老师,东北人,我们英语系的教法课老师,一个影响了我生命轨迹的人。她是我知识上的老师,精神上的母亲。

当时,她正在研究“相似论”,并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著书立说,在教育界算名人,至少在洛阳是。课堂上的她,笑容可掬,衣着简朴,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。学生们常常被她风趣的语言逗笑,与她交流起来毫无障碍,像是跟一个长者对话。

她所教的不仅仅是教法。课堂上,她会穿插渗透国学的内容,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、孔子的《论语》等。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爱上这两本书的,收藏,阅读,至今不敢懈怠。

在那一届学生中,我算是杨老师很喜欢的学生之一。她时不时表扬我。有一次,听邻班的学生说,杨老师在他们班表扬了我,我乐得简直要飞上天了。

我偶尔会写一些东西给杨老师看,至今清楚地记得,我那篇《关于人类思维的猜想》,杨老师看后认真地在后面写了一段文字:“关于人类思维,已经过了猜想阶段,推荐你看几本书……”后面是密密麻麻的书名。那些书,为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窗。

毕业前夕,我打电话跟杨老师道别,杨老师说,到家里坐坐吧。我去了,那天我精神很不好,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,老师说了些什么,只觉得心里很难受。也许是因为我正在经历精神上的断奶期,也许是我在刻意地回避分离。

毕业后十年间,我没有回去看过她。因为那个时候,她还没有退休,我不想她误会我是去找她办什么事情。

前两年,我终于鼓起勇气回到母校,找到她的房子,找到了她。她的精神依然很好,只是比以前瘦了。我找到她时,她正要出去买菜。十几年未见,她居然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!我禁不住流下眼泪,不知道是感动,还是高兴。

杨老师家客厅的一角有台电脑,电脑前面是厚厚的一摞书稿。“我闲着也是闲着,帮他们审审稿。”杨老师边笑边递给我一瓶饮料。然后,她滔滔不绝地给我灌输她的新思想,“活到老,学到老,可不敢故步自封”。

临走,杨老师从书房取出厚厚的一摞书,递给我:“带回去,慢慢看。”

后来,我又去看过她几次。每一次,我带回来的东西都比送去的多。有时候,逢年过节我会给她打个电话,忙起来连电话也忘记打,但我对她的思念和依赖,始终像从前一样,正如她的博爱始终像从前一样,她把学生当成她的孩子。

张玲老师

□张守华

2002年,我到沈阳农业大学学习动物检疫,闲来无事,去过几次校动物医院,只是去看看,并没有临床实践。

毕业后,我到洛阳市畜牧部门,谋了份临时的动物检疫差使。那时我上夜班,白天闲,就想去宠物医院实习。听说河科大动物科技学院的副教授张玲,在犬病治疗上颇有名气,2006年秋天,我慕名去求学。

校动物医院是本科生的实践基地,我到的时候,看见有个戴眼镜的老师,说话慢条斯理的,正在指导学生给犬打针输液。旁边一名学生告诉我,她就是张玲老师。

我说明来意后,张玲老师问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、现在做什么工作,我都如实回答。我顺利地留了下来,跟着张老师实习。

遇到新病例,我就请求把处方记下来,张老师欣然同意,并给我讲每种药的作用。她总是这样毫无保留,只怕你学不会。

在她的言传身教下,我很快就学会了配药、打针、包扎、刀剪的用法等基本技能,以及寄生虫病、上呼吸道感染、胃肠道感染等常见病的治疗方法。我和同学们常跟她探讨医学问题,也爱和她谈人生,从她笑眯眯的表情上,我知道她喜欢和我们在一起。

我记得她常说:“医者仁心,做医学工作,必须实事求是,不能为了眼前利益弄虚作假,丧失医德。”受她的影响,我们在治疗时,不让群众多花一分钱,不滥用抗生素,更别提用假兽药了。

我发现,不管多忙,张老师都手不释卷,专业书、小说她都看。她说:“小时候家里穷,看见人家吃鸡蛋都馋!”物质匮乏,精神却富有,书籍滋养了她。因此,一恢复高考,她就被农大录取了。

从其他实习生那里,我得知张老师夸我好学上进、为人诚实,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有一天,她说要写一篇学术论文,问我愿不愿意在检疫时调查一下猪蠕虫病的感染情况,我一口答应。没想到,后来这篇论文登上了专业期刊,署名里居然有我。

下雪那天,张老师请我和师弟一人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砂锅面。整个冬天,我每天骑车跑十几里路去跟她学习,都不觉得冷。

半年后,为了生计,我不得不开校动物医院,随后娶妻、生子,忙于生活琐事。

一天,张老师突然打电话给我,说学院开始招第一届研究生了,叫我赶紧报考。我犹豫了一会儿,说不想考。电话那头的她一声叹息。其实,我何尝不想考,怎奈家庭突遭变故,婚后也有了负担,我只能顾一头。

时光匆匆,不觉我与张老师已有十来年没见面了,我想念张老师,想念那段金色年华。

师生三十年

□马金丽

浏览洛阳网《河洛文苑》板块,见一署名“江东才俊”的作者写家乡南麻屯风物,越看越觉得他像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李忠民,遂留言并留下联系方式。没几日,我便看到老师留下的电话号码,当下打电话约定择日去家里探望。

初秋,我去拜访李老师,通往老师家的路,承载着一段少年时代的记忆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李老师教我们语文兼音乐,我们都喜欢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老师。可惜,他突然被调离了!他到新学校后写了信,油印后寄给我们每人一封,并题赠了一些个性评价和勉励的话。捧着信,许多同学都哭了。

李老师不教我们了,我们真的很想念李老师!

暑假,同学小梅、小芹和我相约去看望李老师。李老师家在薄姬岭村,要爬一个漫长的坡,坡两边是庄稼地,红薯秧在地里舒展身体,黄色、紫色的小花铺满地堰。我们仨上蹿下跳,一人拽一把花攥在手里,心想,李老师一定会喜欢的!

那天下午,我们坐在李老师家的小竹凳子上,说了许许多多话。临别,李老师送给我们一套《战争风云》和一本《青春之歌》。

许多年来,我常常想起那个夏天。

三十年后再来,老院不老,院子里韭菜开花,丝瓜爬秧,鸡飞狗跳,热热闹闹。喊李老师,无人应答,转到房后,见他正弯着腰铲泥垒墙。

三十年光阴,一点儿也没有冲淡师生情,李老师依然挺拔,看见我,他既欣喜又激动,慌忙摺下手中的铁锨说,走走走,回家回家。李老师招呼我落座喝茶,吃新煮的花生,又叫师母去地里掰玉米,自己却站着只顾搓手而忘了坐下。

李老师说,我看见你写的文章了,我真高兴!

李老师说,2000年,在公交车上偶遇,你给我和老伴儿买了车票,我一直记得。

李老师说,小梅和小芹都很好吧?你们那一届学生真懂事儿。

李老师说,我去年退的休,舍不得这一亩三分地,每天照顾老母、带孙儿、种菜、喂鸡、写日记、整理《麻屯的歌》书稿,比教书时还忙。

李老师说,我准备出书,请你给我写篇后记。

临走,李老师从麦缸里拾出满满一篮子土鸡蛋,又从路边猪圈的墙上摘了俩大南瓜塞给我。同伴责备我,你咋能要老师的东西?我说你不懂,我拿上老师才高兴呢!

这几天,我每天上QQ空间看李老师的日志,家长里短、新闻时评……他的文章连标点符号都充满家国情怀。这是一位爱生活、爱家人、儒雅达观的老者,他把那些常人解不开的生活乱麻梳理得井井有条,他的文章使我困扰顿消。

最好的友情是各自忙乱,却互相惦念。最好的师生情亦如此。自从跟李老师有了文字互动,我的生活中又多了一分关注。李老师说,你和亚娟是我学生中成为作家的两个人。

李老师,我们离作家的路还很远,我们一直在路上,幸好,一直有您指引,一直有您目送我们前行……

